



◎〔英〕萧伯纳/著 ◎杨宪益/译

CAESAR AND CLEOPATRA

凯撒和克莉奥佩特拉



创立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名著名译英汉对照读本

**CAESAR AND
CLEOPATRA**
凯撒和克莉奥佩特拉

〔英〕萧伯纳 著

杨宪益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2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凯撒和克莉奥佩特拉:英汉对照/(英)萧伯纳
(Shaw, G. B.)著;杨宪益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2

(名著名译英汉对照读本丛书)

ISBN 978 - 7 - 100 - 07591 - 6

I. ①凯… II. ①萧…②杨… III. ①英国—汉语—
对照读物②话剧—剧本—英国—现代 IV. ①H319.4:I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50238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名著名译英汉对照读本

凯撒和克莉奥佩特拉

〔英〕萧伯纳 著

杨宪益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07591 - 6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开本 850 × 1168 1/32

2012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9 1/2

定价: 29.00 元

前言

这套丛书的名字比较长：名著名译英汉对照读本。还应该长一点儿才更准确，比如叫做“名著名译英汉对照翻译教程读本”，因为这更接近我们费尽周折编出这套书的全部用意和目的。下面简单地说明一下。

名著。外国文学名著成千上万，按说选出十种八种，做成英汉对照读物，奉献给读者，不应该是难事。但凡事怕讲条件。英汉对照读物不宜太长，最好在八九万字的篇幅；体裁要丰富，至少戏剧、长篇和短篇小说要照顾到；英语难易要兼顾，各个时期尽量不漏，写作风格多样化；译文优秀，确实可以作为翻译教程式的读本……这么多条件相加，名著挑选起来就有相当难度了。多亏了各家老字号出版社几十年来出版的外国文化和文学翻译作品十分丰厚，虽然花费了不少力气，但结果相当令人满意。且看我们所选作品的书目：剧本有《哈姆莱特》、《凯撒和克莉奥佩特拉》和《理想丈夫》；长篇小说有《名利场》和《简·爱》；中篇小说有《伊坦·弗洛美》和《黑暗的心》；随笔有《一间自己的房间》；短篇小说有《马克·吐温短篇小说选》和《欧·亨利短篇小说选》。

三个戏剧。流传下来的优秀戏剧作品是西方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阅读西方文学作品，必须阅读优秀的戏剧作品。另外，戏剧是西方文学的重要形式之一。在小说形式没有出现之前，戏剧是文艺创作中最具包容量的形式。小

说出现后，戏剧除了不断丰富自己，仍然保持着所有文艺创作形式所无法取代的优势，那就是舞台演出。小说可以朗读，但是无法在舞台上演出。要想登台演出，还得改编成剧本。因此，戏剧仍然是阅读的主要对象。《哈姆莱特》不仅是莎士比亚的扛鼎之作，也是所有剧本中公认的代表之作，其深度、广度和厚度，只有亲自阅读才能领会。莎士比亚是戏剧发展史上的一座山，后来者只有仰望的，没有叫板的，偏偏出了个萧伯纳要与他试比高低。萧伯纳发愤读书（包括不列颠百科全书的全部），勤奋写作（共写了五十余部），还创办“费边社”。莎士比亚有个名剧叫《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写古罗马人的人性和爱情。萧伯纳说，不，古人更喜欢政治，不信你看我写的《凯撒和克莉奥佩特拉》。后者也成了名剧，还拍成了电影，成为电影经典。才子作家奥斯卡·王尔德却说，爱情和政治都重要，唯美主义更重要，我来写一出唯美剧本《理想丈夫》让你们看看。于是，《理想丈夫》集爱情、政治讽刺与社会风俗于一体，上演时轰动一时，也成了名剧。

长篇。为了适合英汉对照，我们只能选长篇小说名著的若干章节。萨克雷的《名利场》和夏洛特·勃朗特的《简·爱》我们各选了其中的八九万字，首先是因为这两部作品在西方文学史上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其次是因为这个译本已经成了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范本。所选的几章当然是其中最精彩的，完全可以当做短篇小说看，却又大体上窥见了全书中的几个主人公。萨克雷生前十分走红，许多后起作家都对他十分仰慕，夏洛特·勃朗特就是他的追星族，醉心文学，终写出一部《简·爱》献给他，勃朗特也从此成名。

两个中篇。实际上，英语文学里没有中篇小说这个明

确概念。三四万字的短篇仍视为短篇，五六万字的作品就可以算作小长篇了。这里所选的两个中篇分别在八九万字，已经是名副其实的长篇了。康拉德的《黑暗的心》是公认的二十世纪文学经典，剥葱皮一样把殖民主义者的心态一层层刻画得淋漓尽致，其影响之大，先是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直接触动著名诗人托马斯·艾略特写出了《荒原》，后又在八十年代造就了轰动全球的电影大片《现代启示录》。美国心理派女作家伊迪丝·华顿以特有的细腻和力量，在她的最负盛名的《伊坦·弗洛美》里，写出了当初美国从农业国转向工业国时产生的物质问题和道德问题。

一则随笔。随笔是英语文学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但译得好的很少，只选了一篇。《一间自己的房间》，是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吴尔夫的著名随笔，从一个思想相对开明的知识女性角度，把女性在社会上的地位问题进行了令人信服的阐述，被后来者誉为女性解放的宣言书。

最后是两位在中国读者群里最有声望的美国作家——马克·吐温和欧·亨利——的短篇小说选。马克·吐温的幽默讽刺和欧·亨利的巧妙构思，使他们跻身于世界文坛。我们选收时尽量照顾他们的创作特色，例如马克·吐温的《一张百万英镑钞票》和《腐蚀了哈德利堡镇居民的人》，欧·亨利的《麦琪的礼物》、《最后的常春藤叶》和《警察和赞美诗》，等等。

名译。“名译”的基点是译作出版后，经过一段时间考验，已经得到读者和专家的认可。大部分名译出自名家之手，如朱生豪、吕叔湘、杨宪益、杨必、黄雨石，自然算得上“名译”了。不过，这套丛书还特别强调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文学翻译的历史与传统，变化与取向。新中国成立前的文

学翻译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虽然不乏优秀的翻译作品,但是自由发挥随意删改的译风也确实存在,甚至在一些翻译作品中相当厉害。近几十年来,经过几代编辑的编辑和修订,共同努力,留住了一批新中国成立前的翻译作品,如朱生豪的《莎士比亚戏剧集》,吕叔湘的《伊坦·弗洛美》,徐霞村的《鲁滨孙飘流记》,等等。更重要的是通过淘汰、修改和碰撞,翻译界渐渐产生共识,形成了一种认真、严谨、准确、精当的译文标准取向,与当代白话文更加接轨了。读者通过每一种书的千把字的“翻译谈”,完全可以体会到这种变化和历史。

在这十种翻译作品里,《哈姆莱特》、《伊坦·弗洛美》、《名利场》可归为一类。它们更注重段落的信息,有时不惜打乱一点儿句序,力求更传神,更口语化,更接近白话文小说的味道与表达。译者能做到这点,靠的是雄厚的英文和汉语底子,尤其汉语。《凯撒和克莉奥佩特拉》是一种游刃有余的翻译,两种文字都照顾得很好;杨宪益、朱光潜、杨周翰、潘家洵,都算得上这种优秀的翻译的代表。《马克·吐温短篇小说选》的翻译,是一种更容易反映作者写作风格的译文。《简·爱》是目前英语作品之中汉译版本最多的。吴钧燮的译本是较早的,超过了过去的译本,后来的译本又无一可及,从此不难看出翻译不是谁都能做好的。《欧·亨利短篇小说选》、《一间自己的房间》、《黑暗的心》和《理想丈夫》的译文简朴、清顺,更贴近原文的原貌,代表了今后译文的走向。

英汉对照。译家和编辑有一句大白话:译文和原文对不上(或对得上)。这话往往代表一种翻译的优劣标准。这个系列的所有翻译都是“对得上的”,尽管程度上会出现差

别。但是读者在对照英文和中文的时候,一定要琢磨一下,消化一下,发现有“对不上的”也切不要立即下结论,最好回头看看书前的那篇千把字的“翻译谈”,然后再下结论。你这样做了,无论发现什么结果,都会产生一种意想不到的飞跃,英文的和中文的。

读本。既然是读本,首先考虑的是为读者服务。无论英文中文,均有难易之分。按我们的设想,先读短篇,而后中篇,然后长篇,最后是戏剧。但是如果你只读英语,参考译文,那么先读戏剧中的对话倒是一个提高英语理解的有效捷径。

另外,前边说过,我们的这套书应该叫做“翻译教程读本”才更尽其意。我们知道,许多优秀的译家都承认他们从优秀的译本中获益颇多,翻译的经验和感受很重要,例如,“关键是‘信’‘达’”,“务使作者之命意豁然呈露”,“一仆二主”,“五点谈”,“首要原则是忠实,并力求神似”,“学会表达”,“拉住两个朋友的手”,等等,都在每一读本的前面作了具体而珍贵的详述。如果有什么东西可以称为翻译教程的话,这些类似“翻译谈”的东西才当之无愧。

苏福忠

关键是“信”“达”

很感谢出版社决定把我在五十年代翻译的萧伯纳的戏剧《凯撒和克莉奥佩特拉》重印成英汉对照本。

我当时所以翻译这个剧本，记得是为了纪念萧伯纳这位世界文化名人，出版社约了一些文化人，翻译介绍萧伯纳的一些名著。我答应译两个剧本，《凯撒和克莉奥佩特拉》便是其中之一。剧本不是我自己定的，但我也不反对，因为这个剧本是一部名著，而且还拍过电影，很多人都知道的。

解放后，我在一九五二年从南京调到北京，在当时的外文出版社工作，翻译《鲁迅选集》及其他我国古典名著，同时在业余时间也担任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学部委员。除了搞汉译英的本行工作外，也搞一些外译中的翻译工作。所以我就成为一个职业的翻译工作者，虽然我原本是当过好几年的大学教授，也教过英文和历史，但兴趣总是在搞文史研究方面。时光过得飞快，我搞中译外和外译中的文学翻译工作一转眼也过了半个多世纪，算是一个老资格了。很多人都来过，问我有什么翻译工作的经验。我很怕谈什么翻译体会，因为我自己实际上觉得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新经验。我们中国人不但自己有过几千年的传统文化，而且有过汉唐以来两千年左右的翻译外来文化的好传统。但是过去从鸠摩罗什到玄奘的翻译经验，总结起来，也不过只有两个字，就是“信”与“达”，两者都很重要，缺一不可。向我国介绍西方文化名著的严复曾说过：“译事三难信

达雅”。其实“雅”只是“达”的一部分。“达”而能“雅”，才是真正的“达”。过去鲁迅和梁实秋的辩论，“宁信而不达”，还是“宁达而不信”，都是错误的，这用不着讨论。采用音译的方法来解决翻译上的问题，也是一时不得已的办法，如“电话”原来译作“德律风”，后来才改用“电话”，和现代人用“因特网”等译法一样。我这本书的书名译作《凯撒和克莉奥佩特拉》也不够通俗，但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因为总不能为了通俗化，就译成《霸王别姬》吧。那样岂不使人想起这是一本关于西楚霸王相遇虞姬的历史剧，或关于京剧梅兰芳和杨小楼的东西？扯得太远，就此打住，请原谅一个八旬老人的胡言乱语。

杨宪益

CONTENTS 目录

Prologue	2
序幕	3
An Alternative to the Prologue	16
另一序幕	17
Act I	44
第一幕	45
Act II	74
第二幕	75
Act III	140
第三幕	141
Act IV	198
第四幕	199
Act V	270
第五幕	271

**CAESAR AND
CLEOPATRA
凯撒和克莉奥佩特拉**

Prologue

In the doorway of the temple of Ra in Memphis. Deep gloom. An august personage with a hawk's head is mysteriously visible by his own light in the darkness within the temple. He surveys the modern audience with great contempt; and finally speaks the following words to them.

Peace! Be silent and hearken unto me, ye quaint little islanders. Give ear, ye men with white paper on your breasts and nothing written thereon (to signify the innocence of your minds). Hear me, ye women who adorn yourselves alluringly and conceal your thoughts from your men, leading them to believe that ye deem them wondrous strong and masterful whilst in truth ye hold them in your hearts as children without judgment. Look upon my hawk's head; and know that I am Ra, who was once in Egypt a mighty god. Ye cannot kneel nor prostrate yourselves; for ye are packed in rows without freedom to move, obstructing one another's vision; neither do any of ye regard it as seemly to do ought until ye see all the rest do so too; wherefore it commonly happens that in great emergencies ye do nothing, though each telleth his fellow that something must be done. I ask you not for worship, but for silence. Let not your men speak nor your women cough; for I am come to draw you back two thousand years over the graves of sixty generations. Ye poor posterity, think not that ye are the first. Other fools before ye have seen the sun rise and set, and the moon

序 幕

曼菲斯城瑞亚^①神庙的门口。光线阴暗。在漆黑的神庙里，一个庄严的、自身发着光辉的鹰头神人隐约可见。他非常轻蔑地向这些现代的观众扫了一眼，最后向他们致辞说。

安静些！别出声，听我讲话，你们这些古怪的岛民。好好听着，你们这些胸前贴着白纸^②，上面不写一字（来表示你们心地纯洁）的先生们。听着，你们这些打扮得妖里妖气的小姐太太们，你们不让你们的男人知道你们的心思，故意让男人觉得你们佩服他们，认为他们又强壮又威风，可是，实际上你们的心里却拿他们当做糊涂的小孩子看待。看看我的鹰头吧，要知道我就是瑞亚，曾经是埃及的一位大神。你们不能跪下来给我磕头；因为你们都一排一排的挤得动不得了，而且遮住了彼此的视线；同时，无论什么事你们要看别人怎么做了之后，自己才敢去做；因而常常在紧急的情况下，你们尽管彼此嚷着应该怎么做，可是仍然什么也没有做。我不要你们崇拜我，我只要你们安静一些。你们男人们不要讲话，女人们也不要咳嗽；因为我要把你们带回到两千年前，前六十代的古人那里去。你们这些可怜的后代人，你们不要以为自己是世上的第一代人。在你们之前也有过别的一些傻子，看见过太阳的起落，看见过月亮的盈缺。你

① 瑞亚(Ra 现多译拉)是古代埃及人信奉的太阳神。

② “胸前贴着白纸”是说英国绅士们穿晚礼服时浆硬的白衬衫。

change her shape and her hour. As they were so ye are; and yet not so great; for the pyramids my people built stand to this day; whilst the dustheaps on which ye slave, and which ye call empires, scatter in the wind even as ye pile your dead sons' bodies, on them to make yet more dust.

Hearken to me then, oh ye compulsorily educated ones. Know that even as there is an old England and a new, and ye stand perplexed between the twain; so in the days when I was worshipped was there an old Rome and a new, and men standing perplexed between them. And the old Rome was poor and little, and greedy and fierce, and evil in many ways; but because its mind was little and its work was simple, it knew its own mind and did its own work; and the gods pitied it and helped it and strengthened it and shielded it; for the gods are patient with littleness. Then the old Rome, like the beggar on horseback, presumed on the favor of the gods, and said, "Lo! there is neither riches nor greatness in our littleness; the road to riches and greatness is through robbery of the poor and slaughter of the weak." So they robbed their own poor until they became great masters of that art, and knew by what laws it could be made to appear seemly and honest. And when they had squeezed their own poor dry, they robbed the poor of other lands, and added those lands to Rome until there came a new Rome, rich and huge. And I, Ra, laughed; for the minds of the Romans remained the same size whilst their dominion spread over the earth.

Now mark me, that ye may understand what ye are presently to see. Whilst the Romans still stood between the old Rome and the new, there arose among them a

们也和他们一样，而且不如他们伟大；和我同时代的人建立起来的金字塔到了今天还存在着，而你们辛辛苦苦堆起来的垃圾堆，就是你们叫做帝国的那东西，尽管你们想要使它增高，把你们的死去的儿孙的尸体尽量往上堆，现在已经烟消云散了。

听我说吧，你们这些受过强迫教育的人。要知道，就像今天有一个旧的英国和一个新的英国使你们在两者之间不知何去何从一样，在我被人崇拜的那时候，也有过一个旧的罗马和一个新的罗马，当时的人们也是在两者之间游移不定。旧罗马又渺小、又可怜、又贪婪、又凶狠，在许多方面都很坏；但是因为他们志向不高，工作简单，所以他们认清了自己的志向，做了自己的工作；天神们也可怜他们，帮助他们，加强他们，保护他们；因为天神们对于渺小是能够原谅的。那时旧罗马像那骑了马的乞丐一样，被天神宠幸得意忘形了，它就说，“看，我们太小，既不富裕，又不伟大；要变得富裕，变得伟大，只有抢穷人、杀弱者。”因此他们就抢劫他们本国的穷人，终于在这方面变得很高明，知道用哪些法律可以把抢劫变成冠冕堂皇的事情。他们挤干了本国的穷人之后，就去抢劫别国的穷人，吞并别国的土地，这样就终于造成了一个又富裕又巨大的新罗马。我，瑞亚神，却自己冷笑；因为罗马人的心胸还是那么狭小，虽然他们的领土扩充到世界各处。

现在听我讲，这样你们才可以懂得下面要开演的戏。正当罗马人还在新旧罗马之间徘徊的时候，他们中间出了

mighty soldier; Pompey the Great. And the way of the soldier is the way of death; but the way of the gods is the way of life; and so it comes that a god at the end of his way is wise and a soldier at the end of his way is a fool. So Pompey held by the old Rome, in which only soldiers could become great; but the gods turned to the new Rome, in which any man with wit enough could become what he would. And Pompey's friend Julius Caesar was on the side of the gods; for he saw that Rome had passed beyond the control of the little old Romans. This Caesar was a great talker and a politician; he bought men with words and with gold, even as ye are bought. And when they would not be satisfied with words and gold, and demanded also the glories of war, Caesar in his middle age turned his hand to that trade; and they that were against him when he sought their welfare, bowed down before him when he became a slayer and a conqueror; for such is the nature of you mortals. And as for Pompey, the gods grew tired of his triumphs and his airs of being himself a god; for he talked of law and duty and other matters that concerned not a mere human worm. And the gods smiled on Caesar; for he lived the life they had given him boldly, and was not forever rebuking us for our indecent ways of creation, and hiding our handiwork as a shameful thing. Ye know well what I mean; for this is one of your own sins.

And thus it fell out between the old Rome and the new, that Caesar said, "Unless I break the law of old Rome, I cannot take my share in ruling her; and the gift of ruling that the gods gave me will perish without fruit." But Pompey said, "The law is above all; and if thou break it thou shalt die." Then said Caesar, "I will break it; kill me who can." And he broke it. And Pompey went for him, as ye say, with a great army to slay him